

散文

季节的风向标

■张国营

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是苏轼题惠崇画《春江晚景》中的诗句。诗意是说春天到了，春江的水变暖了，成群的鸭子悠然地在近岸的江水里游弋。对于幼时的家乡来说，我或许也可以说水暖蛙先知。那时的坑塘、河流、小溪到处是清澈的水，春姑娘的脚步一到，河水叮咚、溪流淙淙，近岸的水草里便有成群的蝌蚪穿梭、嬉戏。不知它们的蛙妈妈何时捕捉到春的讯息、何时产卵，它们成为春天的使者，因而又引来好奇的小孩子尾追堵截，希冀掬之于手，放入盛水的瓶子里把玩。

仲春以后，便有春燕造访。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就有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诗句。蓝天下，翱翔的燕子，飞的很高，有时突然俯冲下来，横掠过水面，尾尖偶尔沾了点儿水，水面上留下一圈一圈的波纹，波纹慢慢地荡漾，好像物理课本上画出的无线电波。燕子落在电话线上，叽叽喳喳，酷似音乐书上的五线谱。燕子悦耳的叫声犹似弹奏的美妙乐曲。

新来乍到的燕子在外面玩够了，就倏地钻入低矮的土墙、草顶的“寻常百姓家”筑巢定居。据说它们记家门，所以有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说法。燕子筑巢的能力不比今天盖楼房差，它们没有圆规、没有水平仪，但是，鸟巢的外观椭圆形标准得非常标准，外围砌成的每一横层也非常平行，虽密密麻麻，但凹凸均匀、疏密有致。筑好巢它们便产卵孵雏，等到它们离开的时候便是一窝了。

夏天一到，麦子也就成熟了。焦麦炸豆是说季节的紧迫性。这时候有两种候鸟会不期而至，一种是“次杯茶”，一种是布谷鸟。“次杯茶”和喜鹊一般大小，羽毛黑白相间。早晨四点多，天刚蒙蒙亮，“次杯茶”就“喳喳”地叫开了，那声音仿佛是“茶杯、茶杯茶杯”。这时候庄稼人骨碌碌都起床了，如果有人磨蹭，就会有别人催他：“还不起来，‘次杯茶’都叫几遍了。”说某某起得早，也以“次杯茶”的叫声为时间节点，说某某“次杯茶”还没叫他就已经下地了。“次杯茶”简直成了麦忙季节庄稼人的闹钟。布谷鸟比小燕子大一些，通体都是黄色，所以俗称“黄鹳子”。它的叫声有两种，往往中午叫得最欢。一种叫声仿佛是“呱呱呱

固”，有时一些促狭鬼也把它叫声理解成近似音，用来戏谑叫国富的人，叫国富者那一段也倒霉了；另一种叫声仿佛是“蒜面条子浇点油”，但那时能够吃上蒜面条子浇点油可是稀有的事情，只有招待客人或者逢年过节才能吃到。这两种叫声交替进行，越叫越起劲。

入伏以后，人们便可以听到尖锐刺耳的叫声。那知了好像被噤声好久，突然得到发声的指令，就“唧……唧……”地叫起来，此起彼伏，好像在比赛谁的音高，谁的叫声持久。蝉鸣声一直可持续到秋，唐代虞世南的《蝉》就有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的诗句。

早秋田野里蝈蝈（俗称“蚰子”）齐鸣，豆子地里最热闹。这对小孩子是莫大的诱惑，废寝忘食地捕捉，以获得的战利品作为炫耀的资本。下午，凡空旷的地方特别是打谷场上，成片成片金黄色的蜻蜓映着夕阳翩翩起舞，样子像现在的直升机，吸引得小孩子追着跳着去抓它们，可是总抓不着，它们又像逗你玩似的跟你保持很有限的距离，让你希望满怀。

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”，秋末的时

候，大雁就已造访。伸长脖子，唳扇着翅膀，排着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长队，“嘎，嘎”地叫着从蓝天上飞过。原来以为它们都是过客，其实不然。我们的村子正南是一个大坡，每逢跟着大人去南坡劳作时，就会远远地看到成片的大雁降落在那里，“嘎嘎”地叫着啄食。它们的形状像鹅但没有鹅大，羽毛是黑色的。有时蹦跳几下，有时某个调皮的大雁扑打着翅膀飞越前面的族群又落下，这对我产生很大的诱惑，心想看能否捕到它们。它们的警惕性真高，只要你从路上下来，离老远就轰的一声起飞另栖别处了，让你讨个没趣。

冬天再冷它们也只能栖息野外，真是不食人间烟火。传说有一年下冻雨，它们身上淋的雨旋即结成了冰，一个也不能动弹。第二天，被一个早起的人发现了，那人喜出望外，把所有的大雁掂到一堆，就急忙回家找车子来拉。当他又赶来时，成堆的大雁已经暖化身上的冰飞走了。他无意中拯救了雁群。

记忆中那些季节的征候就像风向标一样，彰显着季节的轮回与变迁。虽然时过境迁，这些风向标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但它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中。

诗歌

白发（外一首）

■刘忠全

书页里，拾起白发一茎，
是你吗？我早逝的青春。

啊，一串淡紫色的花朵，
缀满了记忆的长青藤……

不，它不是早衰的芳草，
是一根根会思考的神经！

无题

一条扭曲的蚯蚓，
在钓钩尖挣命。

垂钓人，
刺穿了一颗心，
又将另一颗勾引……



战友·第二故乡

■刘忠

不知道是该恨你还是该爱你，
在我人生的阅历中你最难忘；
不知道是怨你还是依恋你，
随口哼唱的总是那首《小白杨》；

你蹂躏了我的肌肤，
却让我长硬了骨头挺起了脊梁。
你吞噬着我的青春，
却为我洗涤了灵魂校正了人生的方向。
你摧残了我花一般梦幻，
却把原本懵懂的家国情怀放大放在心上。

我依偎在你怀里只有短短几年，
你却永远驻进了我的心房。
你给了我一群不畏生死患难与共的兄弟，
却常常用一句不兑现的“再见”承诺，然后各奔他乡。

在这个只属于军人的节日里
我想念你了——我的战友兄弟，
我那储藏青春的地方……

我想念洒过汗水的阵地，
我想念流过眼泪的操场。
我想念吹变了调的口琴，
我想念靶场上那地动山摇的炮响。
我想念叠成豆腐块的被子，
我想念擦得锃亮的钢枪，
我想念营区小路散步的悠闲，
我想念警报响起时的紧张。
我想念那吃腻了的糙米饭，
我想念那顿顿不少的刷锅汤。
我想念那些握一握手就成了亲兄弟的战友，
我想念那长着白杨的第二故乡……

小小说

兄弟

■戚富岗

从小到大王如意听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将来一定要开枝散叶啊！”说这些话时，爹的脸就像快要下场暴雨的天空，阴沉沉的。

王如意明白“开枝散叶”是什么意思，也知道从爷爷到自己这辈，已是三代单传。在王如意的记忆中，没有兄弟的爹过得很憋屈。比如，遇上挖沟修路的活，分给爹的一定是最重的。但是，爹却笑着对支书袁叔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一定干好，保您满意。”再比如，王如意家种的麦子，年年都会被“地邻”刘婶多割去一垄。娘要找刘婶理论，爹一把揪住娘说：“找啥找，谁吃不是吃？多吃你一垄，能把你饿死？”还有一回，邻居家翻新房子，硬朝王如意家宅基地里盖了半尺，两个姐姐骂邻居欺负人，爹却慌忙劝住她们，陪着笑脸对邻居说：“小孩子家不懂事，您尽管盖，尽管盖。”

娘总是骂爹窝囊，两个姐姐说爹懦弱。爹吼道：“你们懂什么？谁想这样当孙子？还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个叔伯，如意没有个兄弟？靠我们这一家几口，在这个村子里怎么能蹦跶开？恐怕还没等我们蹦跶呢，人家早把我们踹飞了。”说着说着，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流下了浑浊的泪。

王如意终于明白了，爹那么忍辱负重，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全家人能在这个村子里生

存下去。王如意为爹在人前的卑躬屈膝感到耻辱，但也为爹为了生存而不惜委屈求全而心疼。王如意只能告诉自己，努力学习，争取考上大学，告别这个让自己深感憋屈的小村。

但是，王如意毕竟没有爹的定力深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打了刘婶家的宝贝儿子，原因是他当着王如意的面叫王如意“王八”。王如意姓王，可王如意不叫“八”，他这样叫，分明是侮辱人，而且他还喊王如意是“大王八生出来的小王八”。这岂不是连爹都骂上了。王如意的眼前浮现出自己老爹在他爹妈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，一股热血一下子冲昏了头脑，王如意疯狂地把他打翻在地，又踏上一只脚。等王如意松开脚，他就哭爹叫娘地回家了。这件事的后果是，刘婶堵住王如意家的门连骂了三天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村里要重新划分责任田了，每人一亩三分地，可王如意家分到的却全是沟边几乎没法耕种的低洼地。爹惨白着脸找到支书袁叔。但是，袁叔却说：“调地！咋调？等等再说吧。”刘婶则直接得意地说：“哼，想跟俺袁家斗，这下就把你们扫地出门。”刘婶的丈夫是村里的支书，也是袁姓中很有威望的人物。

如意的爹含泪想了一夜，天明时，他捶着胸口说：“摊上几亩这样的地，能有啥收

成，年头到年尾的这一家人吃啥、喝啥？这哪还有活路？他娘的，我忍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临末了却是这样一个结果。既然我没活路，他也别想活舒坦！”

就在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时候，村里却出人意料地重新给王如意家调换了责任田，是一块很多人都眼馋的平整肥沃地。至于那个刘婶，见了王如意的爹，眼神里竟好像有了几分畏惧。

王如意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一下子一切都改变了。一次他听到刘婶和村里几个妇女们嘀咕：“咱可别再惹老王家，听说县里的计生协会非常关心他呢，还准备帮他致富呢。他在县计生协会的那几个兄弟找到乡党委书记，乡党委书记一个电话把袁支书叫到乡里，当面训了一顿，袁支书回来立即给老王家分了地。”

这些话传到了王如意的耳朵里，他马上跑回家问爹：“爹，咋听人说你有几个在县里工作的兄弟，是真的吗？”爹说：“瞎扯，我咋会有兄弟？”王如意就把听到的那些话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，又强调说：“是在县计生协会工作的。”爹听了，开心地笑了：“对、对，是兄弟、是亲兄弟。”

以后，爹再没给王如意提过“开枝散叶”的事，脸上还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